



■“读读写写”之四——

诗词，还要不要格律

□北里汉

焦作市诗词楹联学会那年召开成立大会，出席大会的上有94岁高龄的焦作教育界寿星泰斗刘性坚先生，下有未至而立之年的小青年，可见诗词创作的人群并未断层，不觉欣欣然。尤其是看到《焦作文学》出的诗词专号，各路才俊各展其技，佳作比比皆是，更觉欣慰。但是其中有一些诗太不讲究格律了，由此又想起了诗词的格律问题。

我从小学习古诗，当时仅仅对古诗的文字之美有所感觉，对格律还没有一点点领悟。因为无知，所以无畏，在将满13岁的那年元旦，在《物理》课本上写了一首七言四句，自以为是诗了，其实连顺口溜都算不上。后来读毛泽东诗词、读唐诗三百首、读宋词，才知道诗词原来是要讲格律的，于是边学格律边写诗，越学越不敢写了。1981年，我一小老弟考上了郑州大学，本来想送他一首词、一首七律的，结果按词谱写弄不成，只好自称“自度词”。七律没写出来，只写了一副对联（这事儿我早已忘了，最近他在一篇文章里提起了此事才

想起来）。近年来，有不少诗词作者主张打破格律这个框框，一位我素所尊敬的长者、老领导曾在饭桌上和我说起这事，他是主张诗词不应受格律约束的。当然另有不少人坚持诗词要按格律来写，说不讲格律的就不要称之为律诗、词了。各执一端理，究竟该如何？

所谓格律，包括“格”和“律”两个范畴。“格”指的是文字的对仗，“律”指的是音韵的相谐。格和律都不是凭空产生的，而是中国语言、文字的特性和诗的美学要求共同作用的结果。格主要产生于主观因素，是诗人利用汉字的单音字特性，把字义相近或相反的字、词放在互为对应的地方，使之产生一种对称的美。曹丕的诗里已经有对仗的句子，比如《杂诗》里的“漫漫秋夜长，烈烈北风凉”“俯视清水波，仰看明月光”。但这仅仅是个别作者的不自觉行为，还不是诗的要求，后来到唐诗就有硬性规定了。律主要产生于客观因素，因为汉字有所谓四声，按一定规律排列会产生抑扬顿挫的

乐感也就是美感，反之则会别扭，如“组长”“小组长”“党小组长”“选党小组长”“改造党小组长”，一连串的第三声，想流畅地读下来都难，更不用说朗诵、吟唱了。汉字的这个特性，客观上使诗词不得不在音韵上下功夫。自南朝沈约归纳出“四声八病”说、开创“永明体”以后，我国古代诗歌逐渐从原始自然艺术的产物——古体诗，开始走向人为艺术的近体诗，也就是格律诗，以后的宋词、元曲都有其格律方面的规定，可见格律诗的产生有其必然性。

在客观规律基础上产生的东西自有其生命力，自有其存在的意义。而且，格律的规定对于诗词创作增加了难度，因而也增强了艺术性，使读者对诗词的鉴赏增加了一个维度，或者说是提高了批评的标准。这就如同艺术体操的规定动作一样，如果没有规定动作，表演会很随意，差别会很大，评分会很混乱，给出的分数会有很大出入，对体操表演的发展也不利。诗词创作何尝不是如此？即使是近体诗产生之前的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甚至

杂言，在句子的长短方面都有一定要求，没有要求，何以为诗？

“五四”运动以后，打破一切框框的白话诗大行其道，时至今日，诗歌创作形式上的自由化已经无以复加，导致连什么是诗歌都成了疑问，导致写诗的多过读诗的，不能不说这是诗歌创作高度自由化造成的恶果。

其实，格律对诗词并不构成多大的约束，格律本身就有相当大的弹性，而且也不是完全不能打破的。《红楼梦》第四十八回里，林黛玉在教香菱学诗的时候说：“什么难事，也值得去学？不过是起、承、转、合，当中承、转是两副对子，平声的对仄声，虚的对实的，实的对虚的。若是果有了奇句，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。”这是曹雪芹借林黛玉之口，道出了对诗词创作的精辟见解。他说了格律可以打破，也说了打破格律的前提——要有奇句。看来，写诗词而不讲格律，是要担风险的。你摈弃了格律，写出了奇句，读者自然会叫好。如果你的句子平淡无奇而且不合格律，那就不敢恭维了。

趴地菠菜

□王保利

冬日清晨的早市，乡下菜农冒着寒风，拉来了一车趴地菠菜，顷刻间被抢购一空。同样是菠菜，人们青睐这矮小而接地气的蔬菜。

细雨生寒未有霜，庭前木叶半青黄。万物似乎还沉睡在天寒地冻之下，静默地等待着春的呼唤。然而，在这片沉寂的土地上，却有一种生命，以它独有的坚韧悄然生长，这就是趴地菠菜。它们不畏寒霜，不惧风雪，以最质朴的姿态诠释着生命的力量与希望，成为冬日里一抹难得的绿意风景。

一缕晨光轻拂过冰封的大地，趴地菠菜便在这暖和的光线中苏醒。它们不像春日里的花朵那般娇艳夺目，也没有夏日绿叶的蓬勃生机，更没有秋日果实的丰盈饱满，而是以一种近乎倔强的姿态，紧贴着大地，匍匐生长。它们似大自然最谦卑的信使，告诉我们：即使在最严酷的季节，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。

蔬菜大棚里的菠菜，纤瘦柔弱，叶片嫩薄，而趴地菠菜的叶片，小而厚实，边缘微微卷曲，在冬日的绿意中低吟。它们的颜色，不是夏日里那般鲜亮的绿，而是沉淀下来的深绿，带着几分沉稳与内敛，用岁月沉淀下

的智慧，讲述着关于坚韧与适应的故事。

趴地菠菜的生长，是一种智慧的体现。它们选择匍匐于地，不仅是为了减少风力的直接冲击，还是为了更有效地吸收地表的微薄热量，以及利用融雪后的水分。这种看似不起眼的生存策略，却是它们在严冬中的生存秘籍。

它们的根系，深扎于土，虽不粗壮，却异常坚韧，像是一张无形的网，紧紧抓住每一寸可以依托的土壤，汲取着来之不易的养分。这种对土地的依恋与利用，让趴地菠菜在看似贫瘠的环境中也能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。它们的生长，不求高大，但求稳健，每一寸的延伸，都是对生命极限的挑战与超越。

记得小时候每到冬天放寒假，我们兄弟几个喜欢去乡下的姨家。那里是菜区，我们醉心于满地的绿色，尤其是那一地趴地菠菜，黑绿黑绿、肥肥实实，匍匐于地，坚强地笑对朔风。用小铲子一挖，带毛毛的红根露出来，一朵巴掌大的菠菜，似莲花绽开笑靥，既温暖了心房，又温暖了冬天，还让我们了解了许多菠菜的知识。

菠菜又名波斯菜、赤根菜、鹦鹉

菜等，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亚洲西部的波斯。北宋王溥的《唐会要》上明确记载：菠菜种子是唐太宗时，从尼泊尔作为贡品传入中国的。

菠菜中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和铁，也是维生素B₆、叶酸、铁和钾的极佳来源。其中丰富的铁对缺铁性贫血有改善作用，能令人面色红润。菠菜叶中含有铬和一种类似胰岛素的物质，能使血糖保持稳定。其丰富的B族维生素含量能够防止口角炎、夜盲症等维生素缺乏症的发生。它所富含的营养物质，对于增强人体免疫力，抵御冬季常见的感冒与疾病，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。

在寒冷的冬季，菠菜不仅是自然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更是餐桌上的营养宝库，被列为对人体有益的十大食物之一。菠菜的烹饪方式极为简单，无论是清炒、做汤，还是作为馅料，都能保留其原始的鲜美与营养。

在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，一盘简简单单的趴地菠菜，便是大自然对人们最慷慨的馈赠。彼时，母亲想着法子让家里的孩子吃饱吃好。初冬时节，母亲做的菠菜盒子让人口齿留香。只见她先将面剂擀成锅盘大的薄饼，将事先焯好拌入调料的菠菜摊

在圆饼上，摊匀一扁指厚，再往上覆盖一张，压实捏紧四周边缘。然后，在门前支起一具铁鏊，用刨花生火，把菠菜盒子放上面，将两面翻烙金黄即可。拿着切好的轻咬一口，大自然最纯粹清香的味道，让人在冬日里也能感受到一丝温暖与慰藉。

苏轼在《春菜》中写道：“北方苦寒今未已，雪底波棱如铁甲。”这里的“波棱”指的就是菠菜，苏轼通过这首诗描绘了菠菜在寒冷环境中的坚韧生长。菠菜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坚韧和不屈不挠的精神，这与苏轼诗中所描绘的形象相呼应。也曾读过叶申芗写的《卜算子·菠菜歌》：“金镶白玉板，红嘴绿鹦哥。”词中形象地描述了菠菜的外观和口感。

趴地菠菜，这冬日里的绿色精灵，用它那看似平凡却又非凡的生命历程诠释着蕴意，无论环境多么恶劣，只要心中有光，脚下有路，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之道。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外在的华丽，而在于内在的坚韧与不屈。

杲杲冬日，负暄凝视，趴地菠菜正以无声的语言诉说着生命的力量与美好，温暖着每一个渴望春天的心灵。